

橫山聯唱

冊二

陳伯安 錢育渝 著

天馬出版有限公司

雅

趣

橫山聯唱

陳伯安 錢育渝 著

冊二

天馬出版有限公司

君子。朕憐其前生困窘貧苦，且端行高義，已判其投生於吳越地界，樂享富貴榮華及那古稀耄壽，做個王孫去了。特准汝與他在那牡丹叢中、酒藥陣裏盤桓三日，少不得樂極生悲，再生恩怨。汝宜從速往生，忠愍事君，編纂翰林。賜汝一代文旌，安享人間富貴，體悟佛理道念。待爾等了此一段因緣後，再來此候旨發落罷。」那伯牙聞諭，方才領悟，原來幽冥業報，毫釐無差。正感泣間，又聞閻君曰：「方才聽汝陳奏，說是尚望重修人身，這個念想頗善也。但修行善果、超脫生死之事，原屬佛教的智慧。朕日理萬機，管着那衆生死死生生、輪迴往復的大事，於萬幾之暇，也時常作些子誦經參禪的功夫，受益匪淺。汝若欲修此道，則應廣學博聞，時而也還須讀些經文。看清文字後，尚要悉心揣摩，不可因文釋義，俾使不落其文字障中，免得謗佛毀經——此爲『理入』法門；入得此門後，更須身體力行經中的義理，付諸操履——此爲『行人』法門。目下時值春秋戰國，列國爭雄圖霸，已，你那東勝神州尚須等到唐五代時，白馬西來，方始得聽聞佛理真詮。更還須等到那後秦鳩摩羅什譯成《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三十二分，至大唐六祖惠能大師降世弘宣《六祖法寶壇經》十品，大乘佛法宗門始得創立耳。念爾一念修行之善，當得往生一盛世朝代去遭際佛道之緣也。」

伯牙聞旨，心中歡喜，遂再拜啓奏曰：「伏惟聖上：我誠愚莽，雖也飽讀詩書，然似如聖上方才所言佛法者，卻未曾知曉。啓請聖上點撥一二，開我愚魯。臣不勝犬馬怖懼之至！」閻君遂溫語撫勉道：「這世間衆生所稱『佛法』者，即禪之謂也。佛法有二：曰『有爲法』，曰『無爲法』。大凡衆生眼見、耳聞、鼻嗅、舌嚐、身觸、意識所得身受，均是有爲之法，凡佛訓、佛理、佛智、佛念、佛經和那修佛所得的悟解，均屬無爲之法。以有爲之法相執著痴迷之人，衆生耳，得福果；以無爲之法相信受奉行之人，覺者耳，得善果；以無爲之法相飾有爲道場者，邪佞耳，得惡果；以有爲之法相助無爲修行之事，賢人也，得功果；以無爲之法相持無爲踐行之人，智者也，得佛果。種種因果、功德與福德，皆生於心、成於心、住於心、壞於心、滅於心。豈能盡說也矣哉！朕僅述其綱要，說其梗概而已。修佛悟道，全仗賴於汝自心體悟。心性合一則佛，心性崩壞則魔。」伯牙聞教，心中豁然，於佛法歎羨不已。祇見他：笑眯眯、喜盈盈，搖頭晃腦、志滿意得，遂再拜領旨，欣然辭陞謝恩，隨鬼使托生去了。

那鬼使引着伯牙急切切行至奈何橋頭，祇見這邊廂浩浩蕩蕩過來一隊人馬，幢幡飄搖、笙樂鼓吹、豎幾塊開路招牌，上書「敕封上書房行走御賜翰林院編修總纂四庫全書人值軍機……」，那末後幾個字卻未曾看清楚。伯牙詫問鬼使道：「敢問尊使，這如此盛大儀仗，莫非是哪位王侯出巡耶？」鬼使笑而不答，領伯牙來到橋邊，指橋下曰：「但屈先生暫看此水中蛟龍，日後奉敕，御前應對時，也好做個題目呈覽也。」伯牙俯身往那橋下一瞥，但見：龍鱗閃耀、騰波起霧，聽得濤聲竟如同鐘磬之音，宮商交響、鐘呂匯合，洵畢生未曾聽聞之雅樂耳。看官須知：這俞伯牙本是個精通音律的風雅達人，得聞如此恢宏雄壯之樂，如何

不喜！正聆判辨析間，忽聞鬼使在身後叫一聲：「時辰已到，爾其毋怠！」在背上猛擊一掌，伯牙大叫一聲「阿也！」匍然落水。頓時雙眼間漆黑一片，兩耳中萬籟寂靜！有分教：執掌文衡待夜漏，秉筆纂史承聖恩。不知這俞伯牙陰魂輪迴何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事明君上書房奉詔 寤春夢集賢莊修道

「勝地瀛臺接水濱，朝來內詔宴詞臣。承光殿裏多鼎彝，學士偏歌玉璽春。」

「集成四庫圖書富，御印先朝密緘。除卻禁中藏繕本，四文寶閣貯瑤函。」

這兩首前清宮詞，寫的乃是我大清文治武功昌明一時。說的是乾隆年間文風鼎盛，洵我國少有的太平昌盛年代也。看官須知：大凡千古以來，歷朝歷代，值國庫充盈、倉廩豐盛之時，皇帝自然潛心於文化。夫文化者，「以文教化於人心」也，故以文治世，乃是個最聰明的帝王之道也。

話說俞伯牙陰魂被鬼使推入奈何橋下，漆黑一片中，忽聞耳畔朗朗讀書聲，頓覺心中歆羨，清涼不已。待睜眼看時，已然降生於直隸河間府崔爾莊（今河北省獻縣）之紀府對雲樓中，時當雍正二年暑日。娠前數月，家中時見水中夜夜有光怪，其實乃橋下落水時龍鱗映照之祥瑞也。因此上取得一個「昀」字做名，字「曉嵐」，符徵其日光映照之吉象。父紀容舒先生，乃康熙五十二年恩科舉人，歷任戶部、刑部屬官，外放雲南姚安知府，為政有賢聲，其道德文章名噪一時。這紀昀仗賴其前生伯夷和伯牙積攢下的文人底子，卻是個聰慧無比的讀書種子，博聞強記，過目成誦，成就得乾隆盛世一代文旌，暫且按下後表。

且說我國大清朝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欽明孝慈神聖純皇帝，諱弘曆，乃清世宗雍正皇帝第四子，史書上說他「隆准頤身，神武聰慧」，於雍正十三年即位執掌朝綱。看官！那乾隆皇朝國力雄厚，府庫充盈，一時間，華夏大地，民生安堵，四海昌平！若是由那些外國人寫史，便稱得為「The Great」——大帝也者！這乾隆大帝集文才武略於一身，又恃仗得前世裏飽讀詩文、通曉音律，萬幾之暇，特好那詩詞歌賦，時常召集當朝的詞臣們出聯賦對，以試才學。一日經筵講談之餘，乾隆帝忽然出得上聯曰：「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敕在場詞臣們屬對。頓時間金殿沈寂，鴉雀無聲，祇見那兩序列班文士，一個個凝神微吟，搖頭晃腦地苦思不已，大約時近一炷香功夫，竟然無人出班奏對。正惶恐間，祇見一人閃出班中，朗聲啓奏曰：「臣能對。可對：『東當鋪，西當鋪，東西當鋪當東西。』」乾隆帝聽得此奏，頓時龍顏大悅，定睛看去，乃乾隆

十九年三月進士及第會試列第二十二名、殿試二甲第四名、時在翰林院供職的紀昀紀曉嵐是也。一時間，這紀昀名聲大振，朝野上下無不知其是個捷思敏對、出口成章的大才子。

看官須知：那乾隆朝雖為我大清盛世，然則亦正值姦臣和珅當道。這和珅權傾滿朝，廣結私黨，貪佞酷虐，卻偏還喜愛邀迎翰林文士以妝點門楣。你道紀昀曉嵐公飽讀聖賢道德文章，怎肯屈身攀附權姦，壞了一世的清名操守？故而待和相從來都是敬而遠之，一臉不屑的神態。和珅不甘受其冷落，一日乘着下朝同行之便，死皮賴臉地求告紀昀為府宅題寫匾額，不料曉嵐公竟然一口應承。次日，和相派個貼身的小廝到紀府求字，祇見這曉嵐公書案上已然寫好。小廝喜孜孜忙不迭收好後拜謝了回府交差，和珅急忙拆看，卻是「竹苞」二字。那和珅倒也粗通些文墨，識得「竹苞」乃「春筍」之指，似有欣欣向榮的意思。和相喜不自勝，速命人精裱後懸於正堂梁間。一日，乾隆帝巡駕和府，見他正堂題額，大笑不止，謂和珅曰：「汝被紀曉嵐弄了也！」「竹苞」者，蓋謂爾府中乃「個個草包」矣。」自此，和珅深恨紀昀，總欲羅織些罪名加害，然而紀昀從來言正行端，恪遵禁宮規矩，公平行事，勤勉事君，坦蕩為人，那和珅卻也拿他無可奈何耳。

話分兩頭，卻說曉嵐公一日因頓，不覺朦朧睡去，昏然間祇聽得耳畔風響，浪聲潺潺。睜眼看時，已然身在長江灘頭，不由得心中竊喜：看那江邊景色，恰似舊時游歷過的一般，猛然間頓悟那前生的知己因緣。再定睛看看自身時，已然一身道家打扮，竟說道：「也罷！也罷！緣來皇家生涯，竟是南柯一夢。」正是：一朝脫得樊籠去，自在逍遙好修行。自此，就在漢陽橫山集賢莊邊，擇了一處佳壤，伴在故人鐘子期墓旁斫茅，每日裏習《黃庭》，焚青詞，步罡踏斗，餐風啜露，無拘無束地悠閒渡日，做了個修真慕道的散秩道人。周遭村老兒童皆呼其為「散道人」。一日，散道人正在江邊望景冥想，忽聞得一縷熏風，飄送那陣陣酒香，好不饞人！散道人思忖道：「這幾年伴着些麋鹿猿猴、村夫耆老，雖是自在悠閒，怎奈這素食寡餐，有一頓無一頓地，總覺清淡，咱口中直淡出鳥來也！」晃晃悠悠地，散道人朝那酒醪飄香處，乘一片彩雲南行，霎時間來到滇中昆明府金馬碧雞坊市塵間，忽見穿金路旁的一處酒肆，翠竹籬落，畫棟明池，堂中匾額，以楚竹簡書着「梅蘭雅築」四字，門前鐫兩根抱柱聯寫道：

「鐵笛無聲，知音者忠言貫耳；黃梁未熟，睡着的切莫翻身。」散道人喝聲彩：「好個清靜幽雅所在！」方要進門，祇聽得耳畔一聲叫：「我那道長哥哥！俺這廂喚作『抱霞樓』酒家，與那貴州貴陽府『梅蘭雅築』酒家共為連鎖，乃享譽滇黔的百年老店也。哥哥何不光臨買醉，且有那千嬌百媚的教坊女兒家歌舞伴餐、風情侑酒，定讓爾終夜銷魂！」散道人覷得此人鬚鬢有些面善，卻不記得在幾時稔熟的。即欣然入座，祇見那酒保樂顛顛地趕緊着上菜溫酒，那邊廂又跑過來七八位裊裊婷婷的絕色佳麗，圍坐四周。散道人左摟右抱，觥盞交錯，把個修儒慕道的念頭，直丟向爪哇國中去也！這一夜，散道人醺醺然酒足肉飽，飄飄然

神魂顛倒，如登僊錄，如臨瑤池，在那溫柔鄉中脂粉堆裏着實風流瀟灑了一晚。

次日清晨，渾不覺日色熹微，恰聞得綺牕下啼鳥和鳴，散道人揉一揉惺忪睡眼，欠身起牀梳洗過，覓得枕畔道冠，着了鶴整雲履，正待要出門，但聞得身後一聲斷喝：「兀那道人，快拿錢來！」列位看官，須知這修僊學道之人，本不食人間煙火，更不經紀營生，身無分文，那得錢來還他？祇見這抱霞樓主滿臉怒氣，了無昨日的殷勤笑臉，身後更站幾個長着人字胸毛的彪形大漢，怒目相覷，再看昨夜那如花似玉的幾位粉黛，一個個杏眼圓睜，鬢鬆鬟散，活現出羅剎般身段面孔。不由分說，上來便搜身，祇摸出兩管禿筆，半錠松煙。氣得抱霞樓主吳越王孫那一把無名業火直衝泥丸宮，遂令手下男女將散道人渾身上下剥了個精赤條條，氣汹汹地袖出一根縛龍索，結結實實地將散道人捆得粽子一般，綁在了抱霞樓檐下當街示衆，更兼那些惡僕棍棒交下，鞭抽拶指，痛得散道人殺猪般嚎叫不已。圍觀的衆人，也有唏噓同情者，也有鼓噪起哄者。如此凌辱了三日後，正待解送官府羈押問判，卻祇見幾位官人，乃江左、滇黔諸賢士大夫，擠出人群，對抱霞樓主唱聲肥啞道：「樓主在上，我等見這道人雖騙了貴店一夜玩樂吃喝，然責罰了三日，諒也應是知錯了也。常言道『與人方便，得己方便』，但請王孫觀我等薄面，發個慈悲，且饒他一遭罷。我等昨夜檢點荊襄江城一帶門楹，見有此人所作的幾處對聯，撰文書寫倒也還不俗，更有中原諸賢領首稱美。不如教他立狀簽押，把日後所作的桃符詩詞權作補償，如此倒也是件美事，還可顯得貴樓主輕財愛士之雅量，尚能積些陰騭，豈不是好？此所謂『化腐朽爲神奇』之善舉耳！」這抱霞樓主雖是個蠅營狗苟，唯利是圖的市儈小人，但素來自愧無學，特愛附庸風雅，於文人雅士別有一念攀附之想。此時聽得衆賢士一番調解，如此這般地暗暗盤算下來：散道人一夜三陪兼吃喝，可折合八萬五千對聯之外，尚能博得個賢名，實在劃算，不如順水推舟，應承罷了。當下即令人備下筆墨，寫了文書，又邀衆賢士依次畫押做個中保，吩咐下人攥了散道人右手拇指摁了幾個指印，當場放人。這散道人揀了條性命，忙不迭拾片芭蕉殘葉遮住赤身，含羞蒙面，慌不擇路，急忙忙如喪家之犬，乘雲駕霧，飛也似地直奔江漢集賢莊茅廬舔傷去了。

且說散道人逃得了性命，回到江城，心中忐忑，想那八萬五千幅對聯何日方能完債，終日間兢兢又立，鬱鬱寡歡，無心修道，不思飲食。不出半年，竟得了個老年痴狀的抑鬱癥候，無多時，一命嗚呼，徑自晃晃蕩蕩去了酆都地獄。有分教：琴臺月下聞歸雁，黃鶴樓頭淚漣漣！不知散道人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證前生兩地飛鴻 償夙債百世對聯

詞云：「橫山聯唱兩心通，夢筆寫清風。感慨飛鴻屬句，尊前嘆我辭窮。

淋灘翰墨，飄緇雅韻，大呂黃鐘！一夜江城雪霽，

東湖曙色空濛。」——調寄《朝中措》（育渝）

「天心無意竟相逢，綠野覓僊踪。最憶文殊雅興，豆芽山藥殘鐘。

雙飛彩翼，靈犀一點，詩意無窮。荆楚橫山氣象，琴臺餘

韻流風。」——調寄《朝中措》（伯安）

話說散道人一靈不滅，游蕩到酆都獄閻羅殿丹墀下，正惶恐間，忽被一人劈面拽住不放，大叫「還我債來！」聒噪不已。散道人定睛一看，猶如一盆冰雪劈頭澆下，直唬得魂飛魄散！緣來正是那抱霞樓主吳越王孫因討債無門被活活氣死後，追來告狀是也。兩人推推搡搡，吵吵嚷嚷扭上森羅殿來。但聽得鬼卒怒喝道：「伯牙子期聽着！此地乃生死輪迴聖殿所在，何等肅穆莊嚴，豈是爾等撒潑之所！」二人聽得喚出他倆原來名字，猛然間頓悟前生，怒氣盡消。兩個冤家四目相對，禁不住淚流滿面，哽咽無語，一口一聲的「哥哥」「賢弟」的叫喚。正垂淚不捨間，祇聽得判官宣諭道：「奉天承運，閻羅旨曰：查爾散道人，罔遵戒律，貪盃好色，三生以來，積欠前世知音鍾子期八萬五千聯，着令今生完債後方准輪迴；查爾抱霞樓主吳越王孫，蠅營狗苟，不學無術，薄情寡義，唯利是圖，祇為一夜宴樂銷金，竟然百般凌辱前世知音俞伯牙，着實可惡，罰其執業於滇黔蠻荒邊陲，修橋鋪路，課徒授習，以贖前愆。冥路迢迢，非宣詔不得與伯牙相見，也教爾飽受那兩地懸念之苦。旨到奉行，欽此！」登時間撲過來幾個鬼卒，不由分說，將鍾鏐鎖縛二人，強灌了迷魂湯後，分頭擲向奈何橋下轉世投胎去了。那俞伯牙投生於漢口郡棋盤街五十二號陳府，留個「伯」字以作記認，改名喚作陳伯安；那鍾子期投生於吳越江陰祝塘鎮，因其刻毒寡恩，祇准留個「金」旁以作記認，改名喚作錢育渝，自此後，兩人咫尺天涯，各務營生，暫且按下不表。

話說二人雖轉世，然三生因緣，畢竟長存於天地間。這抱霞樓主錢育渝深慚前生草莽，痛改前非，立志研習，倒也有些子建樹，於禪宗佛理尚有些許粗淺悟入，撰著了幾冊破書，也還略會胡謔幾句歪詩臭詞。光陰荏苒，不覺已歲近耳順之年，一日在武夷山講授《原禪》，恰逢那陳伯安正在佛前奉茶懺悔，二人驀地相見，心中猛然衝動，卻倒似舊時相識般，總有一番難捨的滋味在心頭。不多日，陳伯安約請這錢樓主赴五臺山文殊道場喝豆腐腦，飲老陳醋。二人見面後，試着聊幾句詩詞聯對，也還夾帶些「黑山藥」之類的渾話，倒也會心一笑，相互嘆賞。不幾日，匆匆於江城武漢珍重惜別。臨行時，共約定千里飛鴻，詩聯往還。殊不料那抱霞樓主錢育渝本非良善之輩，混賬得狠，把那前世的金錢看得比性命還重，心中仍存憤懣，總戀着那八萬五千聯的債權不忘，隨時地搜盡枯腸，出些個刁鑽古怪的詩鐘文字索對。陳伯安自知賴賬在前，於理有虧，故而絲毫不敢怠慢。然回對稍有不慎，如若犯着些個平仄韻格，皆被錢樓主詈罵不堪，登時擲回。看官須知，此乃冥判所致，這抱霞樓主此生纏定陳伯

安，忘八咬人不撒口地捨命逼債，怎不苦煞陳伯安也！且錢樓主仗恃着略翻過幾本古書，厚顏無恥地彊妝文士，祇知盡自己與之所致，無論晨昏，不分晝夜，一條條手機短信催命也似地直發武漢。惱得那陳伯安夜不安眠，日不安生，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地終無寧日！一日，錢樓主出句云：「三山半落青天外，名士出山。」把「三山」兩字隱了個「出山」。那陳伯安不假思索回對云：「一人獨坐草木中，雅士品茶。」忙亂之中，竟然犯着了句末的平韻，把個樓主氣得咬牙切齒，恨恨道：「也罷！也罷！待俺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錢樓主復將陳伯安回對剽取幾個字，將出句改作「人在草木中，雅士品茶」，責令速速回對，否則當訴諸冥君追究其胡言亂對之罪。列位看官，你道這樓主果真居心險惡，萬分兇殘，爲此一聯，居然把那陳伯安逼得數番投江自盡，抹喉割腕，飲鴆服毒，祇求速死。然屢次皆被送醫救回，不得好死也！可憐那陳伯安積欠八萬五千聯的重債，又不敢違抗冥君聖旨，僅剩幾個銅錢，盡數將來買了些許舊筆、殘墨、綿紙，弄得家徒四壁，食不果腹，真真慘絕人寰耳！那錢樓主還藉口講學，直逼到江城，更假惺惺地奉承尊嫂勝素雲，討得了一紙「催債有理」的懿旨，更是張狂不已，無良至極也！那年隆冬，江城武漢寒風凜冽，錢樓主在昆明暖洋洋地負暄飲酒，還昧着良心，賦詩嘲弄陳伯安曰：「堪憐詩人偎暖爐，幾片殘茶漾陶壺。臨風蜷縮寒冬夜，猶自垂涕唱春蕪。」陳伯安見詩，直是目瞪口呆，珠淚涔涔，氣得發昏章第十一！無奈祇得懷恨回唱云：「冬寒無奈始圍爐，漫語低吟自在壺。萬盞千盃銷此夜，一輪新月映廊廡。」看官：有道是「欠債還錢，殺人償命」，那陳伯安雖是負債纍纍，慢慢償還就是，何犯於如此揶揄嘲諷來？須知這錢樓主下世人生，少不得還需擔承那尖酸刻薄、損人樂己的報應哩！倏忽光陰似箭，已是庚寅暮春，錢樓主在儋耳三亞授習課徒，時近黃昏，方纔安榻，忽聞得飛鴻聲聲，急忙打開手機看短信，祇見是冤孽陳伯安還債的對聯，聯云：「雨霖橫山上，長亭觀雪。」把「山」字橫轉置於「雨」字頭下，竟妙成了一個「雪」字！直喜得錢樓主手舞足蹈地讚不絕口，一夜無寐，當下電稟閻君，爲陳伯安討了個「橫山居士」的封號。閻君喜極准奏，連夜派個鬼使赴江城傳諭。陳伯安領了聖旨，忙不迭如搗蒜般叩頭謝恩，迅即更名，喜不自勝，心想總算得了些許好臉色。自此往後，陳伯安戰戰兢兢供奉樓主，自備晨炊，絲毫不敢懈怠，日積月累，兩人三年唱和，約莫計有二十餘萬字，趕忙擇選其中的佳作編撰成冊，書名《橫山聯唱》。殺青之日，一時名動海內，頓成佳話。有分教：三載傳鴻兩心同，春樹暮雲紀逢龍。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訪橫山袍澤相認 拜琴臺天地長銘

詞云：「長亭把臂，頻珍重，囑咐橫山聯唱。任瀟瀟雨，撲面生涼，灑落畫檐蛛網。醉眼迷朦，偷覷故人霜鬢，依舊舊生模樣！古琴臺，約定來年重訪。惆悵。腮畔暮雲黯澹，傍柳岸，桂棹蘭槳。僥幸那回，武夷邂逅，千里共吟滄浪。風送歸帆去也，

殷勤探問，毋忘滇池輕漾！但夜深幽靜，凝神思量。」——調寄《望遠行》（育渝）

「蒸騰紫氣，乘風去，猶記長亭凝望。送別吟咏，蕩氣迴腸，夢幻幾多浮想。歲月依稀，眉宇笑談之間，仍是王孫情狀。那時節，相聚琴臺舒暢。難忘。金殿鳳鳴婉轉，正飲醉，鐵笛聲朗。更喜那邊，大觀勝景，同品髯翁絕唱。尤愛收藏把看，神游

翰墨，滿室書香輕蕩。憶這般情境，心馳神往。」——調寄《望遠行》（伯安）

話說《橫山聯唱》於壬辰年竣成出版，正值江漢秋高氣爽之季，那抱霞樓主吳越王孫錢育渝喜盈盈、樂孜孜地乘機巡天，徑赴江城武漢會友，寄榻於江濱中原大酒店。是時也，這陳伯安年方七十，已然古稀，祇見他身心矍鑠、神清氣爽，活脫脫似那前生騰雲駕霧的散道人。見面後，二人訴了些離懷別緒，感慨唏噓不已。第二日清晨，陳伯安邀約錢王孫共訪橫山，去尋覓那夙昔因緣并夢境中所見。方乘車上路，忽然雨下如注，車廂邊浙浙瀝瀝地透着悠悠清涼。待抵達橫山村前時，雲開日霽，祇見青山如洗，一派天朗氣清。列位看官：這橫山其實距武漢市不過數十里之遙。那自詡「堂堂老武漢」的陳伯安，居江城六七十載，卻渾然不知，可見其「雨霖橫山上」之聯語，純屬冥想偶得，信手拈來，涉筆成趣的神來之筆也。近午時，兄弟二人偕尊嫂滕素雲、管用和夫人及克勤學人漫步橫山村中，真乃走一路、賞一路，感慨一路！驚詫之餘，總感覺冥冥中自有夙昔前因紛紛然顯露，實乃天意指使所致。橫山麓有一古集賢莊，先賢鐘徽子期之墓壘然在焉。叵奈那吳越王孫錢育渝心懷畏懼，未敢拜謁前身陵園。一路上二人竊竊私語多時，頓然間疑雲散盡，方悟得「敬畏神明」的古語精粹所在。次日晨，這陳伯安起了個早，邀約錢育渝比肩前往古琴臺拜謁伯鐘前身。進得園門，二人如逢前世，魂不守舍，再看那伯牙子期聽琴共叙的塑像，祇須換了袍服，去掉髭鬚，竟活脫脫地恰似二人今生的模樣！兄弟二人驚訝之極，不由得動情垂下淚來。那日，為祭奠先賢，兄長伯安特携了一瓶名酒五糧液并兩隻酒碗，找了個清靜無人的小亭邊，滿滿斟上香醪陳酒，面對琴臺正殿，舉碗齊額，恭敬跪拜，灑向地土，先行奠酒孝敬了兩位名賢前身，復將各自碗中餘瀝釀吸一盡，恭享了先人的千古賜福。二人隨即相向而跪，作三叩首，行知音兄弟相認之禮。拜畢，抬起頭來，四目相覷，已是淚流滿面，哽咽無語。遂相扶起身，恍恍然如在夢境之中。那錢樓主滿臉的慚顏，心中羞愧，深悔前生對知音故友的冒犯不敬，心裏自責，尤其傷感，祇恨那日錢迷心竅，把個知音如此侮弄，險些壞了兄長性命，直該將雙眼摳將出來也！

列位看官：讀至此處定會發問道：「那茶毒知音，戕害兄長的無良樓主此生何在哉？」咱家到此也藏掖不住了，祇得腆顏自

認——那無良樓主正是說話人在下小子俺也。

當日黃昏，兄弟二人前往江灘，就在當年伯鐘二人撫琴晤談之處，把那今生唱和的《橫山聯唱》逐頁朝向琴臺方向焚祭給俞伯牙、鐘子期二位知音前身。說來也怪：是夜此刻，江邊更無一點風色，兄弟二人祇見這縷縷青煙竟直指琴臺而去！唬得陳伯安、錢育淪兩人撲翻身倒地便拜，心知必是伯鐘兩位前身已然將那《橫山聯唱》收將去了矣。

倏忽光陰，荏苒時日，不覺已是癸巳春暮。這吳越王孫抱霞樓主在那彩雲之南，一場大病初愈，心中念及故人忠厚寬仁，罪念無比。病中念想，自知陽壽待盡，正欲往酆都覆命。是夜夢中，忽見得黑白二無常鬼卒對俺怒目而視，斷喝一聲：「兀那樓主好生大膽！爾怎敢萌此輪迴貪念，抗旨欺心？閻羅旨意，那得隨意篡改！債未收齊，不准輪迴。休想！休想！」驚懼中醒來，但見腮外暖日瞳瞳，一派春色。想我伯安兄長，方纔奉還聯對尚不足一千幅，距那八萬五千之數相差尚多矣。心中不禁又生憤慨，怪祇怪我伯安兄長那夜貪盃好色，欠下如此纍纍巨債，害得咱祇好再行奉陪數百年，苦也！苦也！有道是：「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討還這瑣屑債務何日纔是個盡頭來？好在那伯安兄年方七十，精氣神健朗，更兼着每日裏啜飲那大紅袍美茶，又仗恃着結識得茶神玉川子，整天價呼朋喚友，結社唱和，且嗅足了尊嫂滕素雲經營的養身保健薰香，身板兒結實着哩！快活賽過那前生散道人，自在悠然，足享福壽，好不羨煞我也！

說話的講到此，振一聲醒木，奉勸各位聽書人徹醒着：須知我等人生無常，禍福皆有定數，在聖不增，在凡不減。休去行那欺世盜名、謗佛毀經的齷齪勾當。君不見那些個欺世盜名、妝神弄鬼的俗僧乎？又不見那攀禪附佛、惺惺作態的當爐徐娘乎？歷歷行狀，皆曝叙於本書「禪辨」一文中，讀之可見此等魔障何其醜陋、何其穢賤乃爾！《橫山聯唱》承聖賢教誨，颺磊落情懷，倡有為理念，樹無垢人格。我兄仁橫山居士陳伯安先生堪膺君子正人之典範耳！在下淺見薄識，自慚弗如，且或有亂性妄為之行，自結識知音伯安後，引以為良師益友，悛改多矣哉！古語云：「近朱者赤」，言不誣也。蒙我兄長伯安不棄，視為知音摯友，於我心感激無任，自知三生有幸，此生無憾，蒙厚賜多矣！時值本書綫裝再版，略具數言，以申鄙誠。有小子俺新唱頂針迴文詩為證，詩云：「山接吳楚水連天，天成荆襄百世緣。緣自前生伯牙淚，淚浥江濱子期灘。灘頭焚祭三生夢，夢中彈唱一縷煙。煙雨秋風琴臺醉，醉醒香透滿橫山。」

橫山三生記終

國學明德讚（跋）

維壬辰仲春吉辰，雲霞蒸蔚，夏口蒼茫，江天浩淼，珞珈崢嶸。梅蘭葱鬱而葳蕤，橫山卓立以欣榮！詩聯光霽，影動荆襄之濱；詞章錦簇，響騰吳越之邦！是時也，《橫山聯唱》編創竣成，指日付梓，堪可慶也。余思之，爲擬嘉言，以待來者。其辭曰：

「明德尚智，蘊慧涵真」。敬舒鄙誠，引論於斯：

《大學》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斯言至矣！培育學人盛德，是爲首務者也。欲明明德者何？曰誠意、曰端思、曰正行、曰尚智，然後明德備於身焉。夫爲人師表也者，當恪遵師道。韓文公《師說》云：「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師道尊嚴而常，蓋明德之模範，垂萬世而不朽。故學者勵精以勤，博學而名，寬仁以貌，正信而立，謹行慎言，必恭必信，粗技拙藝，毋怠毋荒。謹與天下學人共勉之矣。

大哉吾邦！泱泱中華，文煥千古：儒、釋、道三教，崇禮樂忠信，循道法自然；重心性合一，鶩修齊治平。教者，明哲理而啓諸智慧，格物以致知耳。故博學廣聞，以甚深智慧而通達古今者，秉諧和心性以悟解奉行，立業無不成就。此國學之所以流衍不衰之理也。

今我國學同仁，體仰聖賢，追首高明；輯攬古籀，躬習杏壇；教習青衿，育茲斯人！真者，學問之大要：嚴謹治學，方不落言詮；疎於考量，必貽笑乎方家。有疑者，宜精心據核，以求其真。故以精進之心，可樹正信，以修齊之志，可律正行；以不懈之身，必成正果。《原禪》云：「恪守正，則思必正，念必善，言必信，行必端，識必真。」真知灼識，此之謂也。

荆襄大賢橫山居士陳君伯安，其貌也莊，其行也端，其識也深，其心也仁；風神飄逸而率正，性情敦厚以篤真。伯安誠膺古君子之風焉，堪爲吾儕耳。引以爲知音摯友，商榷文字，唱和詩聯，同申夙志，奉豫晨昏。紀風範之娛日，承退食之永年。黃鶴磯頭，幸結高朋之鴻誼；晴川閣上，長志雅咏之詩聯。嗟乎！勝哉文也！忝逢盛緣，宜有讚焉。讚曰：「聖道昭昭，國學煌煌。

是爲跋。

江陰祝塘抱霞樓主昆明理工大學教授中國禪文化著述原禪心儀金剛南宗頓門學人錢氏育淪謹跋
時雲霞蒸蔚霧滿橫山啼禽淺唱草蟲集鳴松蔭蒼鬱蔬畦蔥蘢凝翠虬藤蔓紫雅築清謐雨潤梅蘭

誌緣

幸甚矣哉！《橫山聯唱》鈐版竣成也！前賢謂書成之不易，有「三資四助」者：「三資者，才、學、識耳。夫落筆驚人，才也；博極群書，學也；論斷千古，識也。四助者，一曰勢，倚藉聖賢；二曰力，所需隨至；三曰友，參訂折衷；四曰時，神旺心間。」誠哉言也！余也少讀乏識，略具薄知。自與伯安結文字交，曠日飛鴻以聯唱屬和，集腋而成斯書者，洵非易耳。此「三資」之說確然者。

辛卯歲末，籌劃付梓，衆緣隨至，感喟無任，特於此誌緣，敬申衷忱。

初，弟子雷磊，好學騫遠，其境也清，其行也勤，余與伯安往來著述以至於設稿創意，賴其鼎助多矣，孺子可教！復次，克勤學人與諸弟子衆，執卷詢理，斯文儒雅之氣度，溢於言表，堪成大器，終獲福祉。嗟夫！座下弟子、青年學人，求索務實若斯，禮敬謙誠若斯！

是書仰賴乎衆賢多也：江城名士董宏猷先生鼓勵於前，珞珈大賢王茨安先生、篆刻家徐輝先生垂賜新著、金石於後，荆襄畫聖黃大軍先生殫精竭慮，爲著者傳神寫照，贈惠丹青，栩栩焉、炯炯焉！荷澤單縣蘇散木建國先生，濡墨揮毫，爲本書壓卷，珠璣炫燦，氣靜神閒，端莊凝煉，工秀獨絕！是爲曠世嘉緣，五內銘感，洵非文辭可紓乃爾。是書封面、扉頁、插圖、排版、裝幀，悉仗賴滇中名士谷鳳羽先生璧畫釐正，撥冗精制，厚賜多矣。本書印刷，承蒙老友李建忠教授紹介委托，以付鏤棗；本書綫裝再版，承蒙鄧濤、金福生及賢甥鄧琪擔任責任編輯，恪遵古籍體例，悉心監制；又獲賢弟子鄧濤、好友金福生協力贊襄，尙此致謝。此「友助」之說確然者。

書以衆緣成就，豈徒然哉？《易》曰：「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具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余效古賢之爲也，占筮而得「賁」，曰亨。辭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正，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賁之大矣哉！文之繫乎於焉！憶昔三載以往，斟字酌辭，撰文入編，竟日凝思，晨夕無輟，批閱隨時，參尋字義，目不交睫，終有可觀。庶幾可堪饗諸讀者耳。知音高義，兩心同慨：春賞梅蘭，夏倚竹簾，秋聽草蟲，冬擁暖爐；一卷在手，吟哦適意，諦聞山川大地松筠之天籟，仰觀宇宙星辰日月之盈虛，竊以爲人生之樂，心暢神怡者，莫此甚也！外有高賢襄助學子仰待；內有雲霞照拂，兄弟同志，得成是書，無忝此生。吁嚟！盛哉緣也！

時維嘉辰兮歲序逢茲
 聯唱兮溢采流江闕河
 韶護兮爾漫雲凌雨鶴
 嘤兮飛鴻石上清泉
 兮睽夕空蕩雅築芳菲兮
 翰墨雍容千古知音兮足
 夷心同百季暢吟兮莫鼓
 晨鐘

壬辰春江陰抱霞楊主錢氏有漸撰文并振堂主蘇凡建國書



